

秦腔

樓鴛鴦濺血

白雨編



長安書店出版

說 明

本劇系根据“水滸傳”編写，內容通过武松的杀脏官、除恶霸，以歌頌古代英雄的俠义行为。武松以杀恶霸西門庆犯罪，发配孟州軍牢，獄官子施恩因受蔣門神欺侮，乃結識武松，凭其勇力，在“快活林”醉打蔣門神，夺回酒館。蔣怀恨，欲害武松，遂与張团練、張都監通謀，賺松为护院，并以使女許为松妻，旋即誣松为盜，刺配恩州，拟于“飞云浦”加以暗害，不料为松察覺，杀死解差后，又憤恨折返，至張都監家的鴛鴦樓中，將二張及蔣門神杀死，留詩粉壁，从容逃去。

为揭露貪官恶霸的罪恶，穿插有柳拾遺父女被逼逃难，农民高义的营救及后槽老人的悲慘命运等情节。此劇原系1951年編写，曾于1954年由北京宝文堂出版，年来在咸陽大众劇团演出中，頗受一般好評，現又作了部份修改，以丰富上演节目。不妥之处，尚望賜教。

場次

第一場 杀喊棒
第二場 救父女
第三場 搶拈亲
第四場 要石墩
第五場 打不平
第六場 快活林
第七場 賺武松

第八場 玩月宴
第九場 假捕盜
第十場 暗送行
第十一場 試鋼刀
第十二場 叹強梁
第十三場 飞云浦
第十四場 驚蒼樓

人物

施忠——(須生)
四獄卒——(杂)
武松——(武小生)
差撥——(丑)
施恩——(小生)
柳拾遺——(老生)
柳女——(小旦)
高义——(小生)
呂貴——(丑)
蔣忠——(二淨)
甲徒——(杂)
乙徒——(杂)
伙計——(杂)
轎夫——(杂)
高母——(甫旦)

众打手——(杂)
酒家——(杂)
鄉約——(杂)
地保——(杂)
張都監——(淨)
夫人——(花旦)
玉兰——(小旦)
碧桃——(小旦)
張團練——(二淨)
管家——(小丑)
后槽——(老生)
众家丁——(杂)
公差甲——(杂)
公差乙——(杂)

血濺鴛鴦樓

第一場 杀威棒

（四獄卒引施忠上）

施 忠：（引）官場皂白不分，牢里日多罪人。

（詩）官小常被大官欺，好比大魚吃小魚，

受尽多少肮脏气，該向何处訴冤屈。

（白）老夫施忠。在这孟州安平寨身為管營之職，只因官小職微，常受上司官員欺辱。唉！只好忍耐在心！今日点視新到犯人武松，來：（卒應）帶武松。

獄 卒：是。把犯人武松帶上來！

（差撥押武松上）

武 松：（內唱）

差撥不住連聲嚷，

差 撥：（夾白）走！

武 松：（上唱）

監內來了武二郎。

差 撥：走，快走，快走！（吆喝催迫）

武 松：走就走。俺又不跑，你大呼小叫是怎的？哼！真乃狗仗人勢！

差 撥：好小子，罵吧！（向忠）武松帶到。

施 忠：除了他的行枷。（卸枷介）

武 松：參見管營相公。（打躬介）

施 忠：你就是武松？

武 松：正是。

施 忠：（拍醒木）呔！武松！你可知曉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杀威棒，來，捆起來

，打！（差應，上前綁）

武松：呔！要打便打，何用捆綁？俺若躲閃一棒，也不算好漢！

差撥：（向卒）伙計，听！

獄卒：倒是个硬漢子！

差撥：哼！他愿挨，咱就給他結實打，板子閃圓，勁出足，打他个皮开肉綻，看他还装硬漢不装硬漢！

武松：好啊！（唱）

差撥把話沒錯講，打人該放狠心腸。

俺不要你人情棒，武二有言听端詳：

（白）众位：你們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俺不痛快，俺若喊叫一声，也不算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獄卒：（笑向一卒暗白）这傻漢真是寻死，看他怎的熬？

差撥：来，不要听他！拿这家伙結實打。（递槓子給卒，卒将要打）

施恩：（头裹白巾，一只臂架木板——表示帶伤伏、急上唱）

急忙上前来拦擋，且莫动手站一旁。

（止住，上前向忠耳語畢，匆匆下）

施忠：（連連点头）啊啊，且不要打，这是武松，你路上曾害病么？

武松：俺么？路上不曾害病，酒也喝得，飯也吃得，路也走得，打么，俺也挨得！

施忠：你且莫強装硬漢。（轉向差）我看他面帶病容，且寄下这頓杀威棒。

差撥：尽在相公。

獄卒：（暗向武白）你快說病，这是相公成全你，快說病……

武松：俺不曾害病，打了倒干淨。俺不要这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鉤腸債！

（众暗笑）

施忠：想是这汉子害下热病，沒有出汗，故出此狂言。不要听他，且押下去，叫他将息好了再說。退堂！

（施忠、卒下）

武松：咳！这是何意？要打又不打。

差撥：好汉，相公叫你将息，請到牢里走吧！

武松：唉，这才奇了！（唱）

武松低头自参想，这頓棒不打为那桩？

差撥：（夹白）相公見你有病么！

武松：（接唱）

能吃能动无病恙，

差撥：（夹白）莫非相公成全于你？

武松：（接唱）

他成全于俺費思量。（低头想介）

差撥：好汉，不要思量了，請往牢里走吧！（同下）

第二場 救父女

（柳拾遺攜女行装揩包袱紧上）

柳拾遺：（唱）

一霎时大禍平地起，

柳女：（接唱）

蔣忠賊无故把人欺。

柳拾遺：（唱）

立逼我父女要逃避，

柳女：（接唱）

惊惶惶好似漏网魚。

柳拾遺：（接唱）

叫女兒掙扎奔前去，

柳女：（接唱）

但恐怕有人追咱的。

（白）爹爹，防顧后边有人追着来了。

柳拾遺：女兒不要就怕，快快隨父逃走了！（唱）

叫女兒快走莫緩氣！

柳女：（接唱）

我一步一步向前移。（同跑下）

（高義持劍急上）

高義：（唱）

干活已畢回家轉，

（夾白）咦！（遠望介）（接唱）

遠望有人跑路邊。

形跡可疑將他喚！

（白）哎！你們慢行一步，我有話問，呃！怎么他們越發跑的快了？待我趕上前去！（接唱）

迈开大步趕上前。（跑下）

柳女：（跑上唱）

耳听后边人追趕，

柳拾遺：（接唱）

心慌意亂動步難。（跌倒介）

柳女：（唱）

掙起爹爹且歇緩，（換柳介）

高義：（跑上接唱）

老伯恁早奔那邊？

（白）這位老伯，何事這樣的惊慌？

柳拾遺：噢，這位大哥，我們有事趁涼赶路，誤了，請
！女兒隨父快走。（拉女走介）

高義：老伯且慢，就有要事，也不會在一時……

柳拾遺：唉！我們一心赶路，不能耽擱，寬諒！寬諒。女兒

快走。(又拉女走介)

高 义：哎呀老伯，我看你們愁容滿面，惶惶張張，定有為難之事？

柳拾遺：嘆這個！

高 义：老伯休要加疑，我是前邊那個庄上的庄稼人，但勝無妨。(拉柳衣介)

柳拾遺：唉！沒有什麼，你不要拉拉扯扯！

柳 女：(暗向柳白)爹爹，那人既是出戶人家，對他講說諒也無妨。

柳拾遺：唉！好好好，老漢就對你實說了，只是此間不是勝語之地。

高 义：那旁有一竹林，甚是幽靜，老伯請到竹林一，你看如何？

柳 女：爹爹，我們就到林中歌緩歌緩，再作道理。

柳拾遺：唉！如此就到林中一敘了！(唱)

咱們且到林中去，(繞場)

柳 女：(接唱)

心驚胆怕亂猜疑。

高 义：(接唱)

大家同坐竹林里，高义先来問根底。

(同坐白)請問老伯，尊姓大名，家住那里？因甚逃奔？請快講說出來，大家好作商量。

柳拾遺：唉！大哥要問，听我道來：(唱)

小老名叫柳拾遺，快活林住家几輩子。

做庄稼常受財主氣，到我手光景越慘淡。

婆儿去世留一女，父女們耕織謀衣食。

只說是聊度飢寒乱世里，又誰料強盜蔣忠把人欺。

高 义：噢，老伯，這蔣忠，可是那綽號叫蔣門神的？

柳拾遺：唉！正是那個害人的賊呀！(唱)

蔣門神他有勢力，結交官府把人欺。

柳女：（接唱）

自从来到我那里，橫行霸道不用提。

柳拾遺：（接唱）

那日小女門外去，蔣賊一眼看心里。

柳女：（接唱）

上前調戏良家女，怒恼奴家罵不依。

柳拾遺：（接唱）

小老和賊去講理，反罵我不識抬舉。

柳女：（接唱）

受夠賊多少窩囊气，咱旁人何處訴冤屈。

柳拾遺：（接唱）

那料想蔣賊心不死，第二天差來媒婆子。

柳女：（接唱）

那媒婆花言巧語咱不理，蔣賊又差來管事的。

柳拾遺：（接唱）

硬丟下彩緞和聘礼，他言說今日便要來娶妻。

柳拾遺：（同唱）

柳女：（同唱）

父女們商量沒主意，眼看着活活要分離。

害怕賊子來搶娶，只好逃走奔東西。

高义：哎好气也！（唱）

听言罷不由我气炸肝胆，恨蔣賊害好人无法无天。

問老伯受欺辱該把冤賊，却為何棄家鄉逃奔外邊？

柳拾遺：唉相公！如今這賊娃子時世，那分是非皂白！況蔣

賊結交官府，勢力甚大，漫說咱們勞苦百姓告他不

下，就是那施管營的儿子也惹他不过。因而小老這

才攜帶小女，逃出虎口，遠走他鄉。唉！說來也是

出于無奈哪！（嘆息）

高义：唉！真真的可恨！但不知老伯心想逃往何處？

柳拾遺：這個么，正是荒不擇徑，逃到那里，就算那里吧！

高 义：如此，老伯若不嫌棄，就到我家躲避一時，你看如何？

柳拾遺：这个么……（看女，迟疑不决）

柳 女：（暗向柳白）爹爹，人家問你話哩，你也該問問人家，姓啥叫啥，家里是怎么个样呀。

柳拾遺：（自語）呵！看我真老糊涂了，連人家說了半晌話，还未問人家的高名上姓。呵相公，我还没有請教你的高名上姓，家住那里？

高 义：老伯請听！（唱）

我本是庄稼汉名叫高义，看不慣这世道口暢心直。
家住在高家庄苦种田地，上无兄下无弟母子相依。
你父女住我家管保无事，劝老伯快快走莫要迟疑。

柳拾遺：（接唱）

多謝相公仗义气，搭救我父女多感激。
有心隨你府上去，連累了好人不相宜。
（白）多蒙相公一片好心，只是此間离快活林不远，
倘被蔣賊发觉，岂不連累于你，小老我是不去的！

高 义：老伯不要見外，你我都是被那作官的害苦了的穷人，
我岂能眼睁睁地坐視不理？况且我家只有老母一人，
不致走漏风声，还請老伯不要疑心。

柳拾遺：哎呀！依小老看来，总怕有些……

柳 女：（不甚同意）爹爹不去，咱也沒处逃呀？

柳拾遺：唉！好好好，就权到相公家里躲避一時再作道理。

高 义：好！待我先去看看动静。

柳拾遺：相公你先看看！

高 义：（唱）

四下觀看无人影，（看介）
叫声老伯快起行。

柳拾遺：（出林同接唱）
柳 女：

但愿此去风波定，

高 义：（接唱）

大料贼子难知情。

（白）老伯隨着我來。（同下）

呂 貴：（上唱）

近視眼來不中用，远处有人看不清。

（白）咳！我一輩子就吃了這個眼睛的虧了，看前邊好象柳老头子和他女儿，咳，怎么往那个村庄去了！（遙望介）噢，不对，不对。人有个似模似樣的，况且我家蔣爷今天就要娶他的女儿，眼看他就是財东爷的丈爸，难道他还把腿拿脚踢着不成？不要管他，待我先跑回去，喝我蔣爷的喜酒。（下）

第三場 搶婚案

蔣 忠：（上引）独霸快活林，远近聞名蔣門神。

（白）咱家蔣忠，生得長大，武艺超羣，江湖上都称咱作蔣門神。自从力服施恩，占了他的酒館，独霸了这快活林。是我既有銀錢，又有張團練与咱作主，因而独霸一方，倒也逍遙快活。只恨家中婆子丑陋，难到官宦人家行走，幸喜柳老头子的女儿，十分美貌，娶來一定称心滿意，适才打发花轎迎娶，霎时回来，好不快活人也！（唱）

越思越想越快活，有錢有勢有老婆。

叫人快來服侍我，

（一伙計捧衣冠上，蔣換衣介）

裝扮个嬌客等候嬌娥。（洋洋自得地坐下）

（二徒捧礼物上）

甲 徒：（唱）

師傅今日娶老婆，

乙 徒：（接唱）

挨門攤禮沒經過。

(白) 师兄，这送礼是个人情，为什么咱师傅硬要挨門齐戶地給人攤哩？

甲 徒：这是师傅立下的规矩，他老人家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我管不着。

乙 徒：对，咱不用管，快去与师傅贺喜走。(进门介)

二 徒：师傅在上，徒弟与你老人家贺喜。(拜介)

蒋 忠：起来，起来，等会好陪新亲去喝喜酒。

二 徒：这是镇上众乡邻送的贺礼，师傅请来观看。(递礼物介)

蒋 忠：哼！这大的饼，恁薄的典，太不象样了！

甲 徒：对，师傅，徒弟也说这些人都是些“鸡皮”。

蒋 忠：嗯，还是善要不如恶讨！

乙 徒：唉！师傅，这还是“虾蟆支桌子”！

蒋 忠：此話怎讲？

乙 徒：把劲可鼓圆了。

蒋 忠：哼！如此赏他们个脸，咱便收下了吧！哈……(得意地大笑介唱)

难得他众乡邻尊敬与我，收下来且莫争礼轻礼薄。

二 徒：师傅，收礼就该待客才是！

蒋 忠：呸！(接唱)

要待客咱老子划算不过，收下礼与他们光彩已多。

二 徒：(暗白)咱师傅的帳太精明了！

蒋 忠：(接唱)

来来来与为师門首打坐，(徒打交椅，蒋坐介)

等花轿迎新娘再把酒喝。

(一伙計帶橋夫急上)

伙 計：(唱)

新人一家都逃躲，見了蔣爷該咋說。

(白) 哎呀蔣爷，大事不好！

蔣 忠：怎么样了？

伙 計：新人一家都逃跑了。

蔣 忠：呸！怎么他們竟敢逃跑？（揭轎帘看介）哎好惱！
（唱）

怒罵老儿实可恶，竟敢攜女暗逃脫。

一陣陣气得我心头冒火，問奴才不追尋却是为何？

伙 計：哎呀，好蔣爷呀！小人赶到他家，不知啥时候人已跑啦，街房鄰里齐查，都說沒有看見老汉和那女娃，蔣爷莫要气煞，赶快命人寻他。

蔣 忠：呀吓！真乃无用的奴才。（轎夫下）

呂 貴：（急上唱）

一路走的肚子餓，赶快賀喜把酒喝。

（白）哎呀蔣爷，我先与你老人家賀喜。（上前諂媚地打躬介）

蔣 忠：呸！一場晦气，喜了个什么？（怒介）

甲 徒：你还不知，那柳老儿跟那女子跑了。

呂 貴：怎么跑了？

蔣 忠：呂貴，这都是你这奴才，与咱干的好事！

呂 貴：咦！老爷你先莫要着急么，适才路上我看見的，八成就是他。

蔣 忠：既然看見，为什么不抓将回来？

呂 貴：唉！只恨小人眼睛不好，恐怕錯認了人，也万想不到他們竟把財神爷拿脚踢哩！

蔣 忠：閒話休講！我且問你，可知他們的下落？

呂 貴：知道，知道。

蔣 忠：如此听咱吩咐！（唱）

既知曉他等有下落，量几插翅难飞脫。

叫呂貴和二徒一（各应）帶上了打手一伙，

不分他男女老少齐抓回候咱拾掇。

（众各执武器由呂帶下）

伙計：蔣爺，你老人家請歇息歇息吧，恁热的天，穿上这身衣裳，真……

蔣忠：呵，好热呀！（唱）

一句話儿提醒我，回家忙把衣裳脫。

端一把交椅林下坐，等候他抓来再发落。（下）

第四場 耍石墩

武松：（上唱）

有武松在囚牢苦思悶想，却为何害人賊到处猖狂。这几日众朋友曾对俺讲，他言說蔣門神独霸一方。听此言不由人两拳发痒，恨起来咬碎牙怒气满腔。猛想起身在監独把福享，日三餐尽都是美酒肥羊。悶葫芦解不开焦愁万状，等来入他到来細問端詳。（獄卒提食盒上）

獄卒：（唱）

送酒送飯莫怠慢，英雄誰人不交欢。

（白）好汉請来用飯。（摆酒飯介）

你看这些吃喝，若不可口，尽管吩咐。

武松：（猛握卒手）呸！俺且問你，你是誰家伴当，为何只顧將酒食款待俺？

獄卒：小人前日已对好汉稟說过了，我是管营相公家里的体己人。

武松：俺只問你，这酒飯是何人叫你送来的？

獄卒：是……（不敢实說）

武松：快讲。

獄卒：是……小管营的叫送来的。

武松：呃，这小管营的，俺与他并不一面相識，怎么卻如此款待俺？你說这小管营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獄卒：那日好汉初到时，在厅上与管营相公悄悄說話的那位便是。

武松：噢，敢是俺吃杀威棒时，他来与俺解情么？

獄卒：正是。

武松：（自語）这就奇了。想俺与他素不相識，卻为何这样的看待俺？必有个緣故。（向卒）俺且問你，这小管营的姓甚名誰？

獄卒：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江湖上都称他作金眼彪施恩的便是。

武松：噢，想他必是个好男子，快快請来，俺要和他相会。

獄卒：哎呀好汉，这个么，小管营的已吩咐过了，叫小人暫不用說，等半年三月，他自然要来相会。

武松：呸！你若不去，这酒飯么，俺今天半点也不用。（发怒介）

獄卒：好汉請莫发怒，請先用半了飯再說。

武松：休得囉嗦，快快与俺請来。

獄卒：好，我去，我去。（暗白）唉！这下糟了，不給他說便不得，說了又了不得，这……（想）对，待我先哄他一下。好汉：这小管营的出門在外，你先請用飯吧。

武松：呸！信口胡道，既不去請，这酒飯拿去不用。（怒喝介）

獄卒：唉！好汉不要上气，小人去請就是。

武松：快去，快去。

獄卒：是是是。（跑下）

武松：唉，好也！（唱）

且等那施恩来将他試探，俺問他却为何如此这般。

施恩：（急上唱）

听說是壯士請不敢怠慢，有小可忙上前大礼相參。

（拜介）

武松：（接唱）

俺本是治下一囚犯，因甚事这样另眼看？

施恩：（接唱）

壯士英名久欽羨，幸喜今日到此間。

武松：（接唱）

徒負虛名甚羞慚，有事還請快直言。

施恩：（接唱）

壯士到此日子淺，不敢冒昧來高攀。

武松：（接唱）

有何大事請當面，吞吞吐吐不耐煩。

施恩：（接唱）

路途勞累氣力短，請壯士將養等幾天。

武松：（接唱）

能吃能動無病患，你休要為俺加熬煎。

施恩：（接唱）

敢這說弟与你詳說一遍，

武松：快詳！

施恩：（接唱）

請兄長莫要急听我細言：

武松：詳！

施恩：為弟本有一事拜托，怎奈兄長遠道來此，氣力有虧，且等几時，再來奉告。

武松：（大笑）呵，哈……

施恩：兄長發笑為何？

武松：哎！小管營你听：俺去年患了三个月瘧疾，酒醉里在景陽岡打死了一只大虫，也只三拳兩腳便打死了，何況今日！

施恩：話虽如此，還望兄長將養几時，再好商議。

武松：哈哈，小管營是道俺沒有氣力么？走，如今俺就叫你看俺的氣力如何！（走介）

施恩：兄長且請吃些酒再去。

武松：回来吃酒不迟。你我且去出外走走了！（挽施手繞場）（唱）

你我一同向外行，試一試俺的真本領。

天王堂大石墩一眼看定，这家伙要举起量也不輕。

（摸石墩介）

施恩：（夾白）咦，这如何举它得动！

武松：（接唱）

运足了气力先搖动，（搖撼介）

（笑）哈哈！（接唱）

当真不能实不能。（故作挪不动状）

施恩：（夾白）这五六百斤重的东西，如何輕視得。

武松：哎咄！（接唱）

小管营且閃开让我玩弄，輕輕地举起来不算事情。

施恩：（夾白）唉呀好大的神力！（惊詫介）

武松：（接唱）投在空接到手三落三升，

施恩：（夾白）呀，这更不容易了！

武松：（接唱）

嘩啦啦将石墩丢放原坑。（将石墩放原处）

气不喘臉不紅从容宁靜，小管营你看俺气力可成？

施恩：（拜介）哎呀兄长非凡人也，真乃天神一般！小弟拜服，小弟拜服！

武松：快快請起。（扶介）小管营这番你可以見告了？

施恩：此間不是講話之处，兄长請到舍下，再作商議。

武松：武松是个囚徒，怎敢冒闖尊府？

施恩：兄长不要見外，舍下就在后边；說是你来呀！（唱）

兄长快快向內請，（挽武繞場，进內介）

武松：（接唱）

有何緣由先說明。

施恩：兄长請坐。

武松：小管营不要文文縷縷，只拣緊要話直說来！